

花

漫

三月

野鹤 / 著

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I267

19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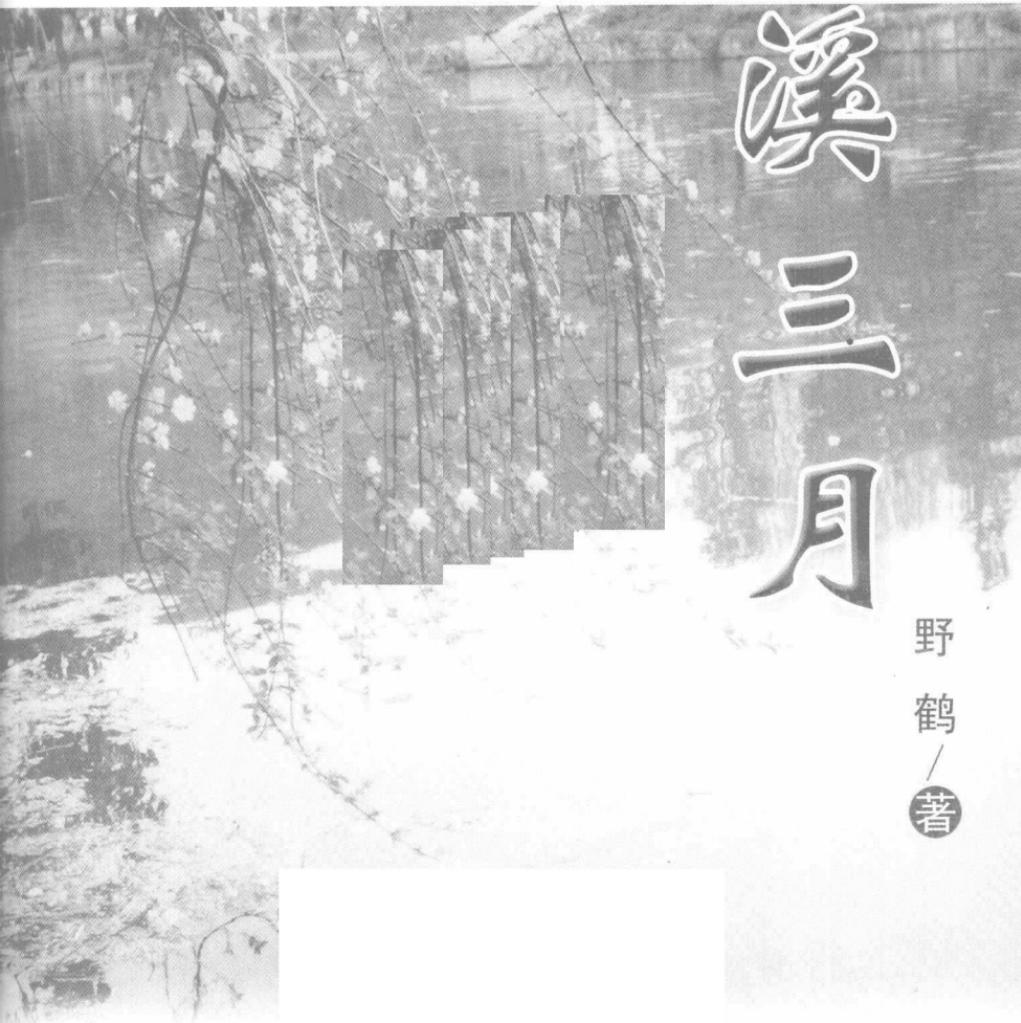
花

溪

三

月

野
鶴
一
著



中國文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溪三月 / 野鹤 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7.7

ISBN 7-5059-5023-1

I. 花… II. 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0305 号

书名	花溪三月
主编	野鹤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紫藤
责任印制	李小勇
印刷	北京南召印刷厂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80.136 千字
印张	3.3125
版次	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3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5023-1/I·0273
定价	13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自序

没有意境，不为诗；同样，没有意境，亦不为散文。——我的散文是重意境的。

我的散文时间跨度为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初，20 年间共写了二十几篇散文（学术论文除外）。然而，较精彩的又仅仅十几篇。现在，我将按其创作的先后时间编辑于后。1

每每读到优秀的散文时，人们会说：这篇散文充满诗意。但愿我这个集子里的散文，人们也用同样的口吻来评价，吾即足矣。

散文有广狭二义：狭义的散文——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列的“四大”文学样式。广义的散文——指除了韵文以外的文体。

追溯散文的源头：应始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，——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吧。

一句话：散文构成了中华文学的重要一环。

当我写作一段时间的散文后的某一天，我在无形中感觉到：我的散文风格，暗暗吻合了一位散文大家的风格，你道是谁？郁达夫也。

什么风格呢？即“散文中夹诗”的风格。

花溪三月

我的散文间接的还受到：先秦屈原、宋玉的影响；汉代贾谊、曹植的影响；唐代李白、柳宗元的影响；宋代苏东坡的影响；现代鲁迅、朱自清、茅盾的影响；当代秦牧、杨朔的影响。如是而已。

有人说：散文是文学领域里的“轻骑兵”，此话一点不假。去吧，我的轻骑兵，——去奔驰在人们心灵的原野上！

于 2007 年 5 月 20 日

目 录

自 序	1
花溪三月	1
峨眉诱我行	6
华山攀险	19
八月中秋玩月东山	30
端阳节的一天	35
清明时节	37
黄果树瀑布赋	40
怪石野树修红楼	47
井冈寻踪	51
马路边的红军坟	55
船	57
杉树王赋	58
四洞沟瀑布——我爱	60
丽江城里丽人行	66
(不似苏州，胜似苏州)	67
(夜访古城)	70

目 录

Mu Lu

花溪三月

香格里拉香	72
志在青山绿水间	76
一幅镶嵌在“绿色屏风”里的画	80
滇行印象 ·	81
(路南石林)	81
(访个旧市)	82
(绿春)	83
(元阳梯田)	83
(景洪市一瞥)	84
(泼水节)	86
(版纳热带雨林谷)	88
(版纳花卉园)	89
(大理古城探幽)	90
(天涯地角访瑞丽)	91
(游丽江万古楼)	92
(呆立于“长江第一湾”)	93
(飘忽在蓝天上的香格里拉)	94
(吴三桂与金殿)	95
后 记	97

花溪三月

像云南大理的三月街，广州的花市一样：贵阳的花溪，——花溪的三月亦是游人如织，川流不息。

朋友，倘若你也想去花溪游玩的话，那么你最好别坐车，它会叫你一掠而过，而留下遗憾。——若你实在要坐车的话，那么，在离花溪三公里（董家堰）的地方，最好下来步行，以便让你一步步品尝大自然赋予的美味。

离花溪三公里的董家堰一带，在如屏的远山的背景下，村寨人家约略可见；一条碧水逶迤着，修篁夹岸；田野里的菜花金黄，一片一片……

此时，望见这些，你久居城市的昏闷的头脑，——为之清醒；此时；你被尘灰雾罩的眼睛，——顿觉明亮，倍感清新。

造物主好比一位高明的烹调大师，似在说：这只是我先上的一两道菜，可口的珍馐美味还在后头呢。

走进花溪公园，首先映入你的眼帘的是什么？是杨柳。

在万木未青的此刻，它突兀地出现在早春的时日里。它是春神最先派遣来人间的报信天使吧？不！——是它热情的手把春天给招来的，不信？你看——

一吐二飘三摇枝，招来绿色是春时。

花溪三月

Hua Xi San Yue

花溪三月

臧克家有一句诗写得形象，教我难忘：“杨柳绿成了鞭”。唐朝诗人贺知章有一首题为《咏柳》的诗，我更赞赏：

碧玉妆成一树高，
万条垂下绿丝条。
不知细叶谁裁出？
二月春风似剪刀。

漫步在放鸽桥上，会给人一种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府里大观园附近的“小桥流水”的感觉。站在放鸽桥上放眼：但见一条溪水屈曲而来，似玉带飘，如龙蛇走；杨柳婆娑，柳浪起伏；时见两三桃花，有《即景》一诗为证：

2

桃如人面柳如纱，
微露半遮羞不答。
碧溪蛇形流过来，
浇开心头青春花。

走过回廊，曲径，小山，穿过葡萄架……真个珠光宝气：红一片，绿又一片。那红一片的地方是“桃园”。

来到桃树下，望着落红，不忍践踏，偶拾得怀古诗一首：

寻芳信步桃树下，
未见黛玉葬落花。
从来红颜多薄命，
怎教香魂任脚踏？

步上坝上桥，但见熙熙攘攘的人群：有的穿着华丽的服装，做着心满意足的各种姿势，等着镜头的光临；有的向下俯视，——那飞沫四溅的瀑布；有的跳到浅水中去捉蟹摸鱼；有的……

正在这时，何处传来缕缕清音？呵，原来发自那柳阴下，碧水上的小舟！

此时，一个（大概是外地出差的）人，拖着北方口音说：“此处妙极，——妙在它是真山真水……。”

侧边一位朋友用眼睛瞟了一下那人后，对我说：“此人言过其实，大概是少见多怪吧！”我接着说：“何以见得？譬如北京公园里的‘山’，多半是古代帝王在开挖湖泊或护城河时，用挖出来的石块与泥土，来堆砌成的假山。至于‘水’么，也是由于人工牵引而成的水渠。”

再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，不是也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苦营建的美传吗？——西湖明显留下了历代人工斧凿的痕迹……

你若不赞赏你眼前的景物，正好说明你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罢了。

花溪的景致——有人说从放鸽桥开始，到坝上桥（约一公里的）长方就完了。——顶多再加上左边的桃园。我谓不然。（倘若是那样的话）我奉劝你先爬上右面的鳞山，再上蛇山，高瞻远瞩之后再发言。那时，恐怕你会舍不得下山……。或者你爬上左面的龟山，此时请打开你的镜头——眼睛：你会感觉既忙不赢、也摄不尽；它将被无限风光塞满。

这还不算，你再顺着花溪河岸向上漫步三公里的路程，两岸油菜花则像一床床黄金绒的毯子，将花溪河簇拥着、装饰着；呈现出别一派风光。

花溪三月

游一段，会给你一种新的内容，新的启示；走一程，会给你一类新的联想，新的感受。然而我在遐想着：这条溪水如此碧绿，如此清新；如此玲珑，如此自然；如此幽僻，着实可爱。——它多么像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里的那条古津啊。

我真想寻一叶扁舟，径直往古津深处划去，可是，我担心亦会“误入桃花源绝境”，——迷途而不得返、致使我与美好的社会主义人间割断联系了啊。

花溪呵！你的秀美风光充满了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；天空，水底……

回来时，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——百步桥（俗称“跳墩”），——这充满戏剧性的桥，当你走在上面时，若原来没有“身段”的，也会显出“身段”来，一个个竟像舞台上的舞蹈演员一般，——舞蹈而行。

正走间，只听有人“哎哟”一声，原来是我一位朋友险些失足落水。过后，我责怪他说：“怎么搞的？还不如一个小孩走的稳当……”他强词说：“我还不是想凑一首诗歌来抒发一下感情。”

你道他的是什么诗？

春风春水春桃开，
春人春心春游来。
红彩绿光看不尽，
花溪锦绣待谁裁？

诵毕，无论懂诗的或不懂诗的都齐声高叫：“妙！”“妙！”“妙！”……

归途中我还想着：以前我曾看了一幅很旧的《贵州地图》，在它的背面的解说词中写着贵州有“高原花朵之称”的字样，这大概说的就是贵阳花溪吧。

于 1978 年 3 月

5

花溪三月

Hua Xi San Yue

峨眉诱我行

峨眉山于我充满神秘感。

提起峨眉山，就会联想到峨眉山上的神仙；就会联想到武术门派之一的——“峨眉派”武功；就会联想到解放前，某些学生因读“剑仙”“侠客”之类小说入了迷，而离家出走——前往峨眉山“学仙”不成，乃至饿死山间的传闻……

6

我还想起上个世纪 60 年代上映的纪录片——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：在大敌当前，国家沦亡之际，蒋介石竟躲在峨眉山间，——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青色马褂，优哉游哉的“避暑”。而在他身后的山门上却写着“人间仙景”四个大字的情景……

我们一行八个人，从峨眉县坐车到峨眉山下的报国寺。寺前设有一个乡场，场上摆着几十个小摊，摊位上摆的几乎都是竹节弯头拐杖（它是专为上峨眉山的游客准备的）。然而，它却在无形中为未来的峨眉酿成一种高峻的气势，为峨眉山这幅画，增添了一笔色彩；为峨眉山这首诗增添了一律音韵。

未上峨眉山之前，人们一个个兴致勃勃，雄心高高：背的背水壶，挂的挂照相机；拿的拿高倍望远镜，提的提录音机……甚至连高跟鞋也拿了一两双。待他们看到一个个旅毕下山的人：穿的穿褂子，打的打赤膊；有的用拐杖挑着一大串衣

服；有的跛着腿，几乎全身都依赖在拐杖上；气喘吁吁，汗水淋漓的时候，——他们踌躇了。再一听那些下山的人的“经验”之谈之后，于是乎，他们竟将所有的与穿戴关系不大的（只留下必不可少的）东西全部寄存在报国寺内。

此后上来的人，无一不效法他们。

我们望着莫测高深的峨眉，也只得乖乖地把多余的物件（有些甚至是心爱的物件，如一位女士的高跟鞋，以及我的一本《古代诗词选》等）存放在报国寺内。此时此地的心情则是：少拿一根针都是幸运的。——同时，还各自买了两双草鞋，拄着拐杖，取道上山。

现在正是中午，顶着燃烧的烈日，汗流不止。不一会，有人开始力不从心了。可是一旦想到我们的神圣目标——金顶，也就不好叫苦了，进而加快了脚步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，眼前出现了一处楼阁，它的旁边有一块石碑：上书“一水清音”四个大字。此时，有一个下山的游人告诉我：这就是有名的“清音阁”。7

目标未达，信念在胸；我们不敢迷恋“清音”之美，一行人休息片刻后，又开始跋涉在峨眉山间……

来到白龙洞，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了一碗茶，待行到万年寺的时候，已是下午五点半钟了。——若继续向前，又恐怕不能抵达前方住地（而又离开了此地）以至造成“上不巴天，下不巴地”的尴尬境地。所以大家最终决定：在万年寺暂住一宿再说。

用罢晚饭，步出殿外，但见一轮皓月当空。月光下：群山俯首，杉松如墨；万籁无声。此时令我想起了李白的《峨眉山月歌》：“峨眉山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因感而发，我又吟出了我自己的一首：

花溪三月

Hua Xi San Yue

峨眉山月今照我，
思潮翻滚起洪波。
李白足印何处寻，
诗人气魄满松坡。

庭院外，一条小溪在月光下滚动着银色的波浪。（溪的两旁都是洗脸洗脚的人）待我们洗刷完毕之后，即回到大殿背后的草席上、大被里（四人盖的），归宿了一天来的疲惫的肢体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早晨七点多钟。我们想趁天气清凉多赶些路，于是，简单的用了早点之后，便出发了。

看那山上山下：上山的旅人络绎不绝，下山的旅人亦成串串。他们时而如红军爬雪山时走的“之”字型，时而又如游击队小分队穿插于丛林中。那些戴着白色凉帽的旅人，时而如绅士财阀游山观景，时而又如溃败之敌逃窜山林……。不过，在今天，他们全都是峨眉山的子民。

在每一条山路的拐角处，或是稍微平缓的岔路口，均有当地村民用树棒和茅草搭成的临时凉篷，其中卖的几乎都是些馒头、泡酸菜、绿豆稀饭之类。

我每到这些地方，差不多都要买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，其原因是：一因途中口渴难耐；二因四川的泡菜香脆可口；三因爬山也确实饿的快。

事后回想，可以说那天我是在不断的“喝稀饭”的过程中登上峨眉山的。

峨眉山即使是再平缓的路，对于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，——都是陡的。可是，为什么还要来一个“钻天坡”呢？“坡”——顾名思义：就是平地凸出的地方。如果再加上“钻

天”二字的话，即可以想见它的“陡”度了。

身子几乎一直都是弯曲着，一级一级的往上攀登；待一公里左右的石梯——钻天坡登完后，腰部已涨痛难忍。

在洗象池用了午饭，留了几张影后，我们又迈开了酸痛的两腿……

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；这里买碗茶水，那里喝碗稀饭。待走到“罗汉坡”的时候，我双手叉着腰叹息着说：“唉，到底还有多远啊！”一位下山的老太婆用手遥指着说：“那就是金顶！”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：只见几座山峰的后面，——云雾簇拥着一个山尖——那就是所谓的“金顶”（峨眉山的最高处）了。真是“山在虚无缥缈间”呵！

可是，我们还是将信将疑：信者，老太婆大概不会哄我们；疑者，已经第二天了——怎么金顶离我们还那么遥远？（这种心理，大概是因为跋涉的太苦所至）不过，无论是远是近，不走总是不行的。接着，我们又一跛一跛的往高处挨去。

终于在下午五点钟，到达了金顶。由于今天上山的人较多，在四点钟以前床位就租完了（军大衣也随之租完了），后来只得求店家在地上搭地铺。

安排就绪后，我们趁夜幕未降之前，——走出客店，登高四望：但见四面峰峦影影欲遁，此时的峨眉，更显出“独撑天宇”之势。

我提议说：“现在只能领略一个大概（天快黑了），待明日精力恢复后，我们再来大饱眼福吧。”

夜色已深，疲劳征服了我们；而呼噜声又征服了疲劳……

朦胧中，朋友将我摇醒：“快起来！”“快起来！”——“日出喽！”原来在一个小店门前，昨晚就写出通知：“凌晨五点四十分可看日出。”

花溪三月

我本不想起身，但又怕错过了良机。于是只得在慌乱中起床，揉着朦胧的眼睛，跟随他人跑到向东的岩石上。人们一个个披着长长的军大衣，或五人一群，或三人一堆，乍望去，黑糊糊的，活像鬼魂一样，并一齐向东眺望。

从五点四十到六点四十，只见一个“鸡蛋黄”模样的东西一直在云层里跳荡……

此时，一位餐厅服务员走过来说：“今天看不见日出了。”我们问是什么原因，他说：“今天云层太厚了。”随后又补上一句：“不信你们等着瞧吧！”

虽然，我们听他讲得有几分道理，但是又怕在转身的刹那间，——“鸡蛋黄”又奇迹般的跳出来。因此，还是仍旧站在原地不动。七点四十至八点：像鸡蛋黄的那个亮点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升高了许多，但却仍在云层里裹着（即使现在它钻出来，也不叫“日出”了。）此时，人们才算死了那条心，竟各自回房去了。

按照常人的惯例：上山住一宿，等第二天凌晨看了日出才下山。因为在海拔3400公尺的地方，的确有些过分清凉，披着件长长的军大衣，来往总不方便。可是，我们这一行人又比较固执；大有“看不见日出死不瞑目”之势。这样看来，又得与金顶同眠了。

站在金顶上看天，——很少看到万里无云的蓝天（不知是地势高还是日照少的缘故）。现在正是中午十二点，虽然天空日光强烈，但巨大的浮云总是来来去去：有时从万佛寺顶上飘下一堵白云，——飘过金顶，飘过我们的身边，活像一个浮游着的晶亮的冰岛一般，亦吓人亦喜人。吓人：若此时山顶无人的话，你会以为是什么妖魔鬼怪移来冰山，——欲将你压倒，让你恐怖得真想夺路而逃。喜人：使人有伸手可拿之感（岂不